



## 塵埃

作者：陳蔚文

F 說起一位女親戚，早年是大家閨秀，丈夫病逝時她不到三十歲，帶著三個孩子未再嫁，盡心將孩子撫養成人。她待親朋禮數周到，家里收拾得一派明淨，她自己雖近知天命之年，但仍秀而雅。在大家眼里，她近乎完人，集合了女性的一應美德。

F 那時十幾歲，女親戚在她眼中不啻嘉德懿行的楷模，直到有一次——那時院里若干人家共用一間開水房，有回母親找女親戚有事，女親戚不在，F 去開水房找，午後的開水房除女親戚外再無他人。

F 在門外看見，女親戚把自家暖水瓶的瓶塞迅速取下，與另一只暖水瓶的木塞調換。她背對着門，沒發現門外的 F。

F 默掉，回身走了。有很長一陣她都很難受，偶像坍塌的午後，開水房這幕瓦解了女親戚之前所有的美德。她竟是這樣的人，這樣市儈、計較，這樣雞零狗碎，一只瓶塞都要與鄰人調換。

那件事不僅瓦解了有關某個人美德的理想，還擊碎了 F 更深廣意義的寄望。

那次的事，F 未與旁人說，像是她自己做了件羞耻之事。後來有一天，她忍不住對母親說起，母親很平靜，對 F 說起女親戚的不易：一個女人家無人幫襯，凡事靠自己，要撐起這番日子，人後肯定也咽了幾多眼淚。有時，想佔一點便宜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要體諒她。

母親的這番話使 F 對女親戚有了些諒解，也影響了她對人的看法，那就是人都有“生而為人”的各自破綻，那背後是形成破綻的不同命運背景——越大的破綻後面，往往是越深的命運罅隙。

這事母親沒再與任何親朋提起，見了女親戚一切如故，熱情、客氣，完全是對一個體面人應有的招待。

F 自己後來也經歷了不少事，包括歷經一場驟然婚變。最終，她選擇了寬宥。

都是肉身凡胎，品性教養雖有高下之分，作為人的局限卻都難免。“誰能理解人心的奧秘呢，那些只希望從人心里尋到高尚情操和正常感情的人，肯定是不會理解的。”早年的 F 也不理解，她將女親戚依據自己對完滿美德的理想供奉在一個高度，女親戚的真實人生她何嘗有機會走進？那背後不便為人窺探的侷促、窘迫、糾葛……或許，女親戚的體面有多大，不為人知的隱秘就有多深！

## 我喜歡的女人

作者：蔡明亮

我身邊的女人都很強悍，我外祖母開賭場，打麻將，非常有個性。我阿姨 17 歲結婚，懷孕生孩子。我媽媽倒是很傳統。祖母是個強悍的農婦。我在巴黎接觸到的女人都很自我，但是性格柔和。中國婦女長期被壓抑，一旦釋放，必然會強悍，而且比男性強悍。

電影里，像人的而不是被美化的人性，我覺得都很優雅。在我看來，比較有個性的女性都很優雅，比如梅艷芳、張曼玉、蕭芳芳，她們的個性當中有獨立的一面。在銀幕上，我喜歡阮玲玉。她顛覆了傳統，不是百依百順，這很吸引人。

自然的女人最性感。女性即便到現在，也很不容易，因為現在還是男權社會，女人要做得比別人強，就要付出更多，很容易使自己焦頭爛額。

自信的女人最有吸引力。她不怕自己的弱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有時女性會停在 18 歲的概念上，以為這樣就會有人疼、有人愛。裝嫩，大可不必。女人越老越應該自信。每個年齡都是一次新的生命，不是你要穿得多好，打扮得多人時，而是要自然。

我的工作要與很多人打交道，我喜歡那些勇于表達自己意見的人，不要唯唯諾諾，不要總是依照我的指示去做事。我要她能夠給出

自己的意見，表達她自己的想法。

我很喜歡法國名模麗提莎，她讓我看到西方女性那種與生俱來的自我。這是她那種環境培養出來的，她不需要抗爭，就有這樣的個性。有一次，我們準備拍攝了，她把我叫到化妝間，說今天不要拍了，我問怎么了。她說：“我臉上長了一個包。”於是在我拍攝的時候就避開了她的臉上的包。這令我感覺到她很有溝通能力。

有一次，我們去盧浮宮拍攝，他們有一把椅子，是一個古董，不讓坐。珍妮·夢露來了以後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這個 80 歲的老太太剎那間引來了盧浮宮幾乎所有的管理人員，他們請她下來，說這是古董，不讓坐。珍妮·夢露微笑着回答：“我也是古董。”於是在我的拍攝過程中，這把椅子破例允許別人坐了。

大陸的女藝人十分怕老，不喜歡人家看到她老。自己老了就自卑得要命，退出舞臺。這大可不必，因為一個女人越老就越應該有自信。



## 電話是有表情的 (外一篇)

作者：子沫

我評判一個人的好壞，主要看他對待家人的態度，這絕對可以把一個人看個八九不離十。

經常在一些飯局或公共場合看到一些人接到家人的電話，口氣非常不耐煩：“不正忙着嘛，吃完就回。”未說兩句，就匆匆掛掉。忙什麼呢？忙着喝酒，說些無關緊要的話，卻沒有耐心聽家人多說兩句。

有一位男士，大概是接到孩子的電話，本來有些嚴肅的表情頓時來了個 180 度大轉彎，嘴角笑開了花，說：“貝貝聽話，想吃什麼？爸爸下班買回來。”這個電話讓坐在一邊的我們都忍不住笑了。其實孩子打電話，能有什麼事呢？不過是在家待寂寞了，想跟爸爸說兩句話而已。如果你接聽時的態度很好，是不是會讓電話那頭的人感到很溫暖呢？一個對孩子溫柔用心的男人，怎么能幹不好工作？

還有一個電話，我印象很深，我們幾個人搭一位男士的車去辦事，中途他接到妻子的電話，說她有點不舒服，今天不想做飯了。那位男

士立刻回道：“想吃點什麼？我早點回家帶回去？常青藤的甜品？綠屋的麻花？或者挑戰一下辣一點的？”我們在一邊聽得很樂，吃個飯可以有這麼多選擇，不舒服的事也變得有意思起來。



來。

還有一次，也是在一個飯局上，其中一位男士吃飯吃到一半，給母親打了個電話，溫柔地說：“我 8 點半之前到家，你先睡。我帶了鑰匙，可以開門。”他放下電話解釋說，母親最近

所以我非常喜歡跟一個女演員長期合作，可以拍出她不同時期的樣貌和精神狀態。這呈現出的都是不同的生命。

大陸的女人不能用優雅來形容，只能是強悍。比如鞏俐，比如章子怡，她們強悍得像大地母親，堅韌，踏實。雖然台灣女人也強悍，但是她們骨子里有婉約。

環境會讓人變得優雅。記得貝聿銘在蘇州建美術館，那里有一棵松樹，非常漂亮，人們說，這棵松樹會被遊人採葉子。貝聿銘說，不會因為我設計的這個美術館非常優雅，人們進了這裡會自然而然忘掉粗魯。結果，這棵樹的葉子一片也沒有被人揪下來。所以優雅的環境造就優雅的人。

來家里小住，妻子碰巧今晚也有應酬。母親睡得早，他若不回去，她睡不着，提前告訴她，她就坦然了。8 點剛到，他很抱歉地告辭，提前離去。通過這個細節我看到了一種范兒。什麼是酷？懂得尊重家人、關愛家人的男人才是真正的酷。

## 最溫柔的叛逆

作者：扎西拉姆·多多

但願我能時時提醒自己：我看到的，比我理解到的多；我看不到的，比我看到的。所有簡單粗暴的批判，只不過是我對自心之投射的批判罷了。

但願我能時時察覺：當我覺得他人不好，很多時候僅僅是因為，他人和我不同。不要把自己當成標準答案，試圖去測驗這個世界的生動。

因為瞭解到世界的廣大與多元，並認知到自我的局限與狹隘，所以允許自己不懂得他人，也允許他人不懂得自己；所以不試圖凌駕他人的意志，也不輕易置身于他人訂立的評價體系——這大概就是最自由的孤獨，最溫柔的叛逆。

這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那時是高二的學生，有一天我們班騎腳踏車郊遊，黃昏的時候來到了龍潭的齋明寺，這個廟在大漢溪旁邊的高山上。在廟前的大草地上，我們坐著看風景、聊天。

當時，我們都很口渴，可是那個時代，中學生是買不起飲料喝的。因為廟里經常供應茶水，我們就公推一位同學去廟里討水喝。這位同學明明是天主教徒，只見他恭恭敬敬地向那位在廟前散步的老和尚走去，假裝是佛教徒，一面口宣佛號，一面雙手合十。這招果真有效，老和尚將我們大伙兒全部請進廟里，不但給我們茶水喝，還拿出一些糕餅給我們吃，我們還進他的書房參觀。他的書房全是線裝書，老和尚當場揮毫，寫字給我們看。在此荒野，碰到一位和藹可親而又有學問的老和尚，我們都覺得不虛此行。就在我們向老和尚道謝並且說“再見”的時候，老和尚突然說：“你們等一下，我要替你們看相。”同學們紛紛轉過身來，讓老和尚在我們的臉上掃描，最後他指指一位同學，做個手勢，叫他站到前面來。

這位同學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是“丁”，我們叫他“阿丁”。阿丁被老和尚指了以後，乖乖地出列。老和尚拍拍他的肩膀說：“你前途無量。”阿丁嚇了一跳，喃喃地說：“師父，你一定弄錯了。”可是老和尚十分堅持，他堅定地說：“你最有前途。”說完以後，就讓我們走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大家都不願討論老和尚的預言，理由很簡單：阿丁的功課和運動都不錯，可是他家境很不好，我們全班就只有他要去念師專特教科，其餘同學都要考大學。

阿丁說他念高中已是家里很大的負擔，大學是不可能念的了。念師專是公費，畢業以後，可以立刻到小學去教書，所以他決定去念師專。其實我們班公認最有前途的同學是阿川，阿川一表人才，有領袖氣質，人緣好，有組織能力，雖然功課普通，可是體力

驚人，身高 180 厘米，校籃球隊隊員。我們怎么也想不通為什麼老和尚不選他，而選了阿丁。還是阿丁自己打破沉默，他說：“我想老和尚一定老糊塗了，阿川才最有前途，我將來就是個小學老師，怎麼說我最有前途？”

四十年過去了，我們這一班的大多數同學都有很好的職業，有的是工程師，有的是商人，我做了大學教授，可是真正事業非常成功的只有阿川和阿強，阿川做到了部長，阿強是一家建築公司的董事長。我為

了辦同學會，常需要打電話給老朋友，大家都容易找到，唯獨阿川和阿強不好找。阿川的秘書永遠告訴我他在開會，或在和人談公事。他常要到立法院回答質詢，我發現如果我到立法院找他，說不定還比較容易一點。通常他的秘書會留下我的電話，說部長會回電話的。部長果真回電話了，可是這一定是一個星期以後的事，而要約一個聚會的時間，那就更難了，部長似乎每天都有約，起碼一個月以後才可以和老朋友見面。

阿強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雖然不要去立法院，可是要去看工程，也要一天到晚和人家應酬。

內閣改組後，阿川部長下台，他仍然有工作可做，可是影響力和權力都沒有了，我每次打電話去，立刻可以和他聊天，有時候，他還會主動打電話來約我去吃小館子。一年前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

阿強呢？他的建築公司不停地推出新的大樓，可是絕大多數都賣不掉，儘管他一再降價，仍然不行，他是被套牢了。有人告訴我，他已經好幾次差一點跳樓。

## 前途無量

作者：李家同



阿丁呢？他早已從小學退休了。他一直在龍潭附近教書，退休以後也住在那里。

高中畢業四十年，我們決定聚一次，講明不帶老婆，我們要好好回憶一下四十年前的好日子。阿丁邀我們到他那里去，因為只有他住鄉下。這次同學會，幾乎所有在台灣的同學都到了，大家聊得很痛快，令我感到詫異的是，大家關心的不是彼此之間的不同，陞官發財已不是大家討論的話題，話題好像經常在病痛上打轉：某某同學腰痛，某某同學背痛，某某同學告訴大家有心臟開刀的經歷，某某同學更偉大，他已換了腎，講得大家膽戰心驚。最讓大家懷念的是四十年前，我們每天中午打籃球，要是現在中午大太陽下叫我們去打球，一定會倒地而亡。

到了下午，阿丁告訴我們，退休以後，他一直在一家孤兒院做義工，而且每天工作八小時。他邀請我們去參觀，我們這時才發現他是一位大忙人。短短的一小時，阿丁得耐心地傾聽一個小女孩的告狀，她說一個小男孩欺侮她，雖然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但一轉眼，兩個小鬼又玩在一塊。另一個小男孩摔了一跤，跌破膝蓋，阿丁替他塗紅藥水。這一小時內他接了三個電話，一個是替對方的孩子找工作，一個是安排住一個住院的孩子從醫院接回來，還有替一個孩子申請殘障手冊。

阿丁的工作令我們羨慕不已，我們的部長大人被一群小孩逮到講一本書上的故事，他常想將細節含混帶過，沒有想到一個小孩好幾次糾正他，顯然這小孩已經將這個故事背得滾瓜爛熟。我們的億萬富翁阿強到廚房去視察，卻沒有出來，原來他被留下來剝豆

子，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。

有人提議，在我們回家以前，再去一次齋明寺。四十年前，這里全是農捨，現在已經面目全非，熱鬧得很。幸運的是，齋明寺未受影響，它依然靜靜地俯視著大漢溪。又是黃昏的時候，一個又紅又大的太陽正在對面的山頭落下去。故地重游，大家都已白髮蒼蒼，免不了有一些傷感，當年打打鬧鬧的情景不復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默。還是部長大人痛快，他說：“我最怕看夕陽，每次看到夕陽，我就想到‘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’。”大家當然很同情他卸任後的失落感，可是要卸任的，不只他一人，我們都快到退休的時候了。

我相信，大家一定都在想當年老和尚對阿丁說的那句話：“你最有前途！”我仍然沒有想通他的意思。就在我們大家發呆的時候，一位學數學的同學回過頭來，對阿丁說：“我終於瞭解老和尚的意思了，我們這些人終日忙忙碌碌，都是為了自己，既然為自己，就會想到成就，而這樣的成就，就算再大，也總有限，即使我們中間有人做了總統，他也會有下台的一天。而你呢？你現在專門替那些小孩子服務，我相信你每天都有成就感，而這種成就，無可限量，可以永遠持續下去。不會像阿強那樣，每天要擔心不景氣的問題，一旦不景氣，他就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成就，難怪老和尚說你前途無量，他算的命真準。”阿丁沒有答話，我們每一個人似乎都同意這一番話。

在回程的路上，我向坐在旁邊的同學說，“為什麼當年老和尚不將他的想法講明白一點？害得我四十年以後才懂。”我的同學說，“四十年前，即使老和尚真的講清楚了，像你這種沒有慧根的人，會聽得懂嗎？”

其實聽不懂的，絕不止我一人，我們當年都是小孩子，怎麼會聽得懂這種有哲理的話，難怪老和尚沒有講明白，可是我有一種感覺，他一定知道，四十年以後，我們會回來的。那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懂他的話了。